

特别策划

秋有月

甘雪芳

秋深,心脏如喊累了蹲在苔石上静止的蛙。风中有了像样的凉意,百花开遍,菊桂登场。随暗香起伏的,是一些幽微的感应。飘飘荡荡,语焉不详,直至深蓝夜幕中升起一轮皎皎孤月,叫人蓦然伫立,无限情思涌动。是古中国的月亮呵,是盘古的一只眼睛化作的琥珀,磁石般将人间万姓引入它设置的情境,发明出一种“哑”。

送过无数条讯息。大漠孤烟,它充当将士们的邮筒,投递思念与牵挂;寂寂石窟,它是夜空的案几上彻夜点燃的香炉,伴僧侣们禅定隐修;浔阳江头,它摇曳如烛,慰藉天涯沦落的歌女,青衫湿透的诗人。如一个恒定的参照物,起起落落,尘土飞扬中,照耀着世人的处境与祈祷。满月,何以如此简单,又如此丰富;如此寻常,又如此神秘;如此古老,又如此新鲜?以其清白光照、圆润弧度,承载着、寄托着、象征着、隐喻着,为每一个信奉之人提供精神的归属。“开帘见新月,便即下阶拜。细语人不闻,北风吹罗带。”有多少心事要诉与这月圆之夜?天上宫阙,而今居住了多少先人?



听读井冈

且喜人间好时节

“人间月亮”

帅美华

我问母亲,她小时候过中秋节是怎样赏月的?她沉默良久,竟念起两句歌谣来:“凉月光光,顶顶当当。日插田,夜扯秧。”我听了怔住,转而惊叹,“顶顶当当”是我所听到的形容月光最生猛、最劲道的词语。以往所识的月光,轻、薄、温柔、透明,如水如纱,如烟如雾,给人的情思总是低回而婉转的,甚至带几分幽怨,而在“顶顶当当”中,我仿佛听到月光如裂帛般清脆的声响,一曲劳动者激昂的号子在银光闪闪的稻田里穿梭激荡。这是《诗经》里的“风”,是最简洁、最朴素的民间语言。

中秋夜

(外二首)

周箴

中秋夜,坐在露台赏月,坐在月光的银辉中,影白,风微,车鸣如秋虫,被我们的耳朵捕捉,俯瞰街区闪烁的灯火,车水马龙般涌入寂静的、蕾丝花边一样的天幕。

我看见,每一盏灯火下的家庭都充满快乐的泡泡,还有一些缺失与孤寂在亲人中间无法辨认,天上那盘纯熟而圆润的月亮,整个夜晚,我都在凝视着它。

那滋味,像是年少时品尝过的一枚五仁月饼,有冰糖、五仁沙甜的口感。

月亮在野

一枚发烫的月亮,它的枝蔓在夜的帷幔上卷曲缠绕,房顶上一只猫的叫唤有了旧朝的忧伤,深夜时分。是我给你写信的时候,“月亮在野,我心在彼……”

当夏季已消逝,斑斓仲秋里的一枝银杏合欢,它的触须从背后缠绕我,那只猫对着月亮,彻夜肝胆俱裂地叫唤,像是要把心念,啜在我素白的信纸上。

等一个送信的人

等一个送信的人,等得恍惚又忧伤,白胖的月光仿若一头猛兽,吞下吴刚的斧头,桂花翘翘如碎雪,流光旖旎如竖琴。

一层银沙,一匹黑马,一盘明月。

纵横八千里内,只有一个癫狂买醉的人,对着沉落水中的月亮,痴望。悲秋。念故园,久不上岸。

更多的时候,他守着信物,在一封旧信的开头词里,烂醉如泥。

守望

梅曙平

那里灯光和喧嚣好像煮沸的粥,大儿子在深圳,那儿横过来直过去的街道,密如蜘蛛网,她寻思:是不是每一个城里的娃,都有一把乡村的故事?黑灯瞎火的村庄,儿孙小浪花似的脚步,其实早已瓜瓞绵延。

她殷殷地张望着,眼睛如同两团黑色的火焰。

活泼泼地燃烧,村路白生生的,月光躺下一片,数只砸醒的寒鸦破巢而出,翅膀顶着一轮圆月,像童年的小手捧着香喷喷的月饼。

豆棵齐刷刷地在招手,一半入世,一半眷顾,祖母撩起衣襟擦了擦泪,任凭银发,在风中飘呀飘,看上去像弯弯曲曲的藤。

自是花中第一流

周敏生

我居住的小区内,种了许多桂花树,中秋前后,每天清晨推开窗户,便有一股香气扑鼻而来,淡淡的,幽幽的,像飘渺的游丝,像天上的仙乐,似有似无,若即若离。每当陶醉其中,便会低吟李清照的《鹧鸪天·桂花》词: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疏疏迥迥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……”

桂花树给人的感觉是安守本分,不事张扬,不标榜清高,故作姿态,也不搔首弄姿迎合世俗,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自在地生长着。它向世人展示着一种独立的“树品”和“树格”,令人景仰。而默默绽放的桂花,酿造了一个恬静而不失热烈、优雅而不失奔放的秋天,人生若能如此,清而不傲,老而弥香,那是一种至高的境界。

检阅古籍,知道桂花树最早在我国的神话和地理书里就出现了,《山海经》中就有“招摇之山,临于西海之上,多桂,多金玉”的记载。我不知招摇之山、西海在今天哪一个区域,但是由此知道,我们的先祖早已识得桂花树,并珍视桂花了,他们将桂花与金玉并列,可见它的高贵。

桂花树驯化引种是在汉代,汉初引植于帝王宫苑,获得成功。唐宋以降,桂花树栽培开始盛行,文人墨客植桂十分普遍。唐代宋之问诗云: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”宋代杨万里诗称:“不是人间种,移从月中来。广寒香一点,吹得满山开。”桂花只是天上有,人间哪得几回见。所以,杨万里直接声称桂花树不在人间,是从“月中”来的,但无论如何,广寒宫中凝结的一点冷香,来到温暖的人间,被微风吹散,弥漫了满山遍野,弥漫到广厦林立的城市,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庭院了。陆游诗曰:“重露湿香幽径晓,斜阳烘蕊小窗妍。”也是描写桂花树进入庭院中的美景。值得欣赏的是,明代杨慎以诗叙述了当时的一种习俗:“宝树林中碧玉凉,秋风又送木樨香。摘来金粟枝枝艳,插上乌云朵朵香。”那个时候,女子喜欢把馨香的桂花插在乌黑发亮的头发上,“乌云朵朵香”的就不仅是桂花本身了,它与人的思想和灵魂融为一体,是美的化身与象征。

桂花树是木樨科常绿灌木或乔木,是集观赏、药用、食用诸多特性于一体的名贵花木。植物志上说是桂“花序簇生于叶腋”。“叶腋”是什么意思?植物志上的定义还是很专业的,“叶片向轴一面的基部叫叶腋”。我还是弄不明白,请教林业专家,他通俗易懂地告诉我,桂花树是一种阔叶树,叶子从树干或树枝上生长出来的时候,每枚叶子都有一个“把”——叶柄,然后叶子在叶柄上展开,而叶柄与树枝之间就有了一个夹角,就像人的胳膊窝——“腋”,这个比方很形象。我摘来一枝桂花,仔细观察,原来桂花是从桂树叶子的腋间长出来的,紧贴着枝干,相当低调地隐身在叶腋之下,所以,平视或俯视的时候,往往只见一树纷披的绿叶,一旦站在高于我们身量的树前,稍微仰视,淡黄或橙黄的簇簇桂花就呈现在眼前了。

桂花树的形状、姿态优美,修短合度。它不枝不蔓,不疯也不野,不像泡桐长得漫漫散散,毫无节制,也不像法青那样过于拘束,少有灵气,更不像牡丹、玫瑰那样富丽,给人一种距离感。桂花的花朵虽小,却是成簇地紧紧拥抱着在一起,展示一种凝结的激情和力量。它的香型淡雅随和,很自然、很具亲和力。大凡花卉之香,或清或浓,不能两全,唯有桂花清浓兼备。论清则可涤尘,使人如饮香茶,如沐春风,心胸透明,俗念全无;论浓则可透远,其香能飘数里,满布城郭,使得人人共享,不偏不倚。难怪古今有识之士、诗人词客,均把桂花推为花中上品,誉为“自是花中第一流”。



第 2208 期 邮箱:cuilan1972@sina.com 电话:0791-86849202

最圆最亮的月,一年只此一夜。再重见,又要等待一年。在这一夜里,我们望着天上月亮的圆满,捧起“人间月亮”的香甜,月圆人也圆,将爱与思念流传,让美好的祈望与丰美的味蕾相互交织,描绘出人间一道恒久的风景。